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三

衛青傳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李河東平陽人也以繇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高武帝婦陽信長公主李與王家
僕衛媼通生青衛青其青有同母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王家得幸武帝故青母姓為衛氏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死牧羊氏母之子言衛青正妻不在編戶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
居室有一甜徒相青曰青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為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建元二
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上通召青為建章監侍中 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龍城
龍與龍與斬首虜數百賜爵關內侯 是後匈奴仍犯邊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
年復出雲中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頰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
侯 使蘇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譖蒙夷遠謀藉兵數為邊
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今車騎將軍青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
八百戶 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甚眾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關
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
屬立號而歸工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有十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
春侯說音杭又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青圍射曰臣幸得將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繼樞中未有勳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
士卒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上曰我非志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公孫敖為合騎侯

轉說為龍雄侯公孫賀為南帝侯帝者李泰為樂安侯李朔趙不廉公孫戎奴各封為侯李沮李巨齊如
 意衛綰賜爵關內侯 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十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凶奴誘之遂將其餘
 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閭長史安議即周霸等單正
 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塞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閭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今建以數十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敵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復無反意也不當斬
 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意無成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專寵
 而不敢自擅專謀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風時軍吏皆曰善
 遂囚建行在所原文曰當云是歲也霍去病始係建至上不謀

互註武帝臨崩視之見汲 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以積兵走之見李 凡七出塞山奴斬捕首虜

五萬餘級見下

霍去病傳 帝武帝

霍去病大將軍青姐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
 將軍受詔于壯士為棠姚枝射棠類抄反姚王召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將軍數百里原文曰趙利斬捕
 首虜過當計其所將人最利捕首於是上曰棠姚枝射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冠軍也以二十五百戶封
 為冠軍侯 元狩三年春為輕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棠姚將軍率戎士應五王國輻重人眾
 攝擊者弗取之幾獲單于于轉戰十餘里合短兵塵澤闌下盡死殺人為虜父親統得者謀全甲獲
 扶首虜八十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也祭天以金人為主師率滅什七言山奴之師十成其七什退

夫士並七分也山狄人衆又何知之元符四年出塞為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城十二宗然則
車蓋得軍與制用大率以成率為功故四年出塞率代什一還云食取於敵而糧不絕城固也蓋封
去病二十三戶 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教俱出北地異道逢至祁連山祁連山山名也捕虜甚多上曰

粟騎將軍攻祁連山揚武子得得音鹿口口音鹿獲虜三萬二百獲五王蓋封去病五

千四百戶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遠遠音遠然敢深入亦有天章未嘗困絕然而諸

宿將常留落不搗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後單于怒漢祁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粟騎之兵也欲召誅漢祁王漢祁王與休屠王等謀降漢使人先要道邊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

去病將兵往迎之既渡河與漢祁王相望漢祁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順適去去病乃馳入保與

漢祁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還漢祁王來使先詣行在所蓋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人既至長

安天子賞賜數十鉅萬封漢祁王萬戶為漢陰侯陰音陰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去病降異國之王三十二

戰士不難傷也難音難十萬之衆舉懷集服仍與之勞及河塞度雙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粟騎將軍漢陰侯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緣役適分處降者於遠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虜國不

其本國之俗而為其本國之俗而為明年山狄入右北平交襄菽暑漢子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禽侯趙信為單于

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塞塞音塞留人留音留今大將軍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及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騎者踵軍數十萬踵音踵而致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

諸將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塞人為人為音為山狄可並收虜耳適恐遠北其端重皆以

積兵待塞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得青縱五千騎往當山狄殺傷大當單于來昏而

去漢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頭斬首虜萬餘級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

軍單等而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粟騎將軍去病率師將約輕齋絕大塞獲屯頭王韓王等

三人將軍相圍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地名積石山日執說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車滅什二取食於敵車行餘道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粟騎將軍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大司馬位大將軍惠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今令粟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殺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臣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千乘既還重車餘齎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踰鞠也壯麗反下非六反以皮為之費以毛是鞞而此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為冢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南誅南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級澤邪王以象降塞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衛氏與自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原太子啟衛氏遂滅而去病弟光貴威自青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不慕願將軍觀古名將所祐違者勉之武貴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得士大夫招賢照不肖者人主之禍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諸栗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方此叙傳長平桓桓賦上將之元鴻伐兇統恢我朝邊夜車七征衛朝開闢音合圍單于北登閭顏粟騎

寇軍滋勇紛紜長驅六舉雷擊雷震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

董仲舒傳 事武帝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
園其積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
對策為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
褒然為舉首褒然或說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
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堯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載異其世者甚
衆然猶不可反日以什減什者至後王而後止置其所持操或誇謬而失其統與謂曰與圓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哀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與夜森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行安
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大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森
改百姓和樂政事昭宣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補音
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於外延及產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闡高誼
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餘勿張勿梓張梓也并合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
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不自發言與于朕躬毋得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迨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
之事在種勉而已德其而種勉學問則聞見傳而知蓋明種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
而立有效者也曰種詩曰夙夜匪懈曰解書云茂哉皆種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由與仁義
禮樂皆其真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區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
王之樂宜於世者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冕絰之替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
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仕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跡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
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孟瑞應誠而
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復歸流為鸛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獲戡復戡復報也言周有
此四仲為口復當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或德故天數以
去服辱于之說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不中反行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
下不和則陰陽絳婁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邪陶冶而成之不能料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孰者

之所為

法其人也約造

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

文承王道之場得之於正

謂正月也

正次王王次春謂春也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敬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年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又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

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生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

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矣公始即位何不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禮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故為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而亡有邪氣好其間者謂君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

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威德而皆保臣請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

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靡民以義節民

西漢

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記者教化行而習俗美矣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忘去之去且復倚
 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備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扶書棄損禮義而懲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驚顛抵冒殊行口不道之信為第心不出德美之孰爛如
 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朽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真墻矣雖欲
 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塞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管見公羊子曰觀亂世反治世世近乎春秋重相治公羊
 可行者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
 脩飾也宋祁曰越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夫子覽其對而美之
 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麋鹿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
 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通何勞逸之殊也蓋儉者不違玄黃種旗之飾及至周室說兩
 觀闕秦大略玉韞朱千玉威千盾也威也也八佾陳於庭列也而頌聲與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珠雕也又云珠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股人執五刑以替姦傷肌膚以懲惡
 成康不式式用也刑刑不用也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耗在也

不明也則

爲存朕風竊美與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

以爲農先勸孝悌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

亂氣充塞群生塞逆黎民未濟康壯賢不肖渾散渾散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慮斷乎令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指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違臺於文警而不得聘

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歎各悉對於篇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木以位爲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

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通達于位

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高爲相同堯之輔佐雖其統

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德盡善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殘賢智殘賊

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闡天太極散宜生等亦散於朝遠愛施兆

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

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先素王之文焉跡此觀之帝王之條實同然而

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原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

異貴賤而勸有德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

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鹿玉不壞膏瓊潤美不待詞琢此何異於蓬卷

長則材諸位隨其材而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耻其上下武王行大義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困圍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數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俗謂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謀名而不察寔謀者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其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工之心造偽飾詐起利無耻又好用悖酷之文賦故亡度竭民財刀百姓散古不得從

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佞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

于方外夜即康居夜即西南夷東臨大宛東臨西域西包圓珠方萬里德歸誼說謂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玉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

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風播義興善學為民思惟復古

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群一國之眾對七惡

書者書謂樂賢及是王道復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者問以盡其材則英

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

凶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小吏姦者守令不舉實為孤獨竟若或職甚不

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充蒸群生寡達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

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賢與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

久也

政堂胡氏曰自漢以來任官不得久居至後魏崔亮為銓選當代選有失才之嘆而唐虞光庭又加詳

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是不伏舉所謂不是者隨益增損以為典常庶耻道衰息不肖迭居高位為斯
民病豈有量哉心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

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資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習亂賢不肯澤般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都守二十石各
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十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威易為而克薛之名
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
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得使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微
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寔寔昌之道虛心
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米未極豈感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
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與謂曰聽若朕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
異哉今予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執之講之不云乎嗟爾君子毋當要息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予大夫其茂明之仲行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
靡竟統紀不終辨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與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純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錄此言之天人之

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以今故春秋之所說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是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大化之後天下常止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擯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故起然莫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惟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食猶桑麻以衣之衣於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約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應天下悼祭討漢微澤滅寔明運昌之道虛心以改臣閭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聰致明明與聰同以微致顯美以免於諸侯齊與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書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致蓋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免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善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深明運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樂紂養慢讒賊並進賢知德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和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順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樂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夫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甚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言有弊非道由夫道故有弊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有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弊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

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商周尚文者所繼之世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夫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

相愛而守一道亡殺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

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用之文致周夏之忠者故至性也原文陛下有明德嘉道應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文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

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履龍勿失耳履與同若通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

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切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

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或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更亡姦邪民凶盜賊罔害空虛德潤草木澤

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是古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下同有所能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乎予之齒者去

其角牛與上則有角其末餘無角者則有上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傳其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者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勩於末之末工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氏之

所以冀冀若不足也身置而貴高住家溫而食厚祿固來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止已以迫斲民氏日削月朘服涓轉奉
寘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趨
罪此刑罰之所以著而森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
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大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
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如萊愠而後其妻曰吾已食祿又奪國夫紅女刺岸曰工古之賢人
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庶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履於義
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
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師曰爾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
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刺常志
乏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志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且乘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
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得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請不在
六莖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曰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狀
矣對既畢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帝兄棄輪好射仲行以禮善匡正王欲重馬久之王問仲行
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彘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設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
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行對曰臣恐不足以奉大對聞者者魯君問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吾欲伐
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我徒見鬪耳且猶羞之况

設詐以伐吳乎。此言之專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伯瓚曰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礪之與美玉也。賦曰石玉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吳之賈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閏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麗長陵高圍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莽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馬上召視諸儒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惡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煮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幕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主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說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厭惡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得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而國無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教上疏諫爭教令園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者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蔭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竟春秋得失闡舉玉杯著露清明竹林之屬。皆其所著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撰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錄也

互注說武帝限氏名田以塞粟詳見食貨志

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見五經行志為世儒宗 傳物

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並見別傳

謂凶故非可以仁義說獨可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

以整其約質其愛子以厚其心見山陰傳

居官可紀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五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焉是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

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龍當之自宰我子穉子游子夏不與焉與與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究晏不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藝為論君子也以教之言為然

叙傳抑抑仲舒也再相諸侯自僑園治致仕懸車下帷卑思論道為書之效尚言訪對為世純儒

東萊先生西漢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西漢節卷之十四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擊劍者以劍選擊而中之此所創也名犬子父仲受之不敢相如既學養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譽為郎郎與事者黃帝為武騎嘗侍殿六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采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人子之徒嚴忌本性筆當時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為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亭臨邛所治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坐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當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其具風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行謂曲引古樂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琴心挑之謂心挑琴琴以挑相如時從車騎座間雅甚都觀者曰聞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

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謂與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徒空也但有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

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俱貸貸且也反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若此相如與

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賣酒之廢業土為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裋相如與

馮曰相如究在膝下為得財今至終滌器於市中卓王孫駐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反

故世所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滌器於市中卓王孫駐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反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德馮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稼疇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

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揚得意為狗監侍上天子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

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札木簡之清小者特未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楚有先生者為有

此事也為齊難難楚事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諷諫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挖

烏有先生楚使子虛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

曰僕樂王之欲奪侯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楚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

遠千里采芻齊國有息王恚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乃欲勸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

夸哉問楚地之有無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或推雲夢以為誇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切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

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陶甄海濱

南有珠邪與肅慎為鄰即清為左右以陽谷為界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宵中曾不著於珍恆鳥獸充保其中

者不可勝紀為不能名為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花園之大亡是公聽然笑曰聽笑說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迷賦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

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膏慎捐園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園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徒欲以奢侈相勝汎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登譽而適足以辱君自損也且夫齊楚

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且夫齊楚

北操游徂來宮宿館舍百官備具荷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蛇推屏雲祺危從橫行出乎四

校之中於是乘輿得節徘徊翱翔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舉之所踰踰游

戲懈恣致酒乎顛天之臺千金高上張樂乎膠葛之寓連連千石之鐘立萬石之廣觀名立百二十萬建

翠華之旗樹雲蓋之輦以華羽為旗上儀以蓋反秦陶唐氏之舞陶唐氏之舞大穴陰原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原氏

之怡陰多帶伏陽道聖塞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姓呂氏德萬天氏之歌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半尼

鳥三有羊本四音五數五象天常六酒中樂酒中樂酒中平而奏樂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

侈朕以覽德餘聞無事毒日難政餘不能順天適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世靡見遠往而不返於

是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志為農郊詩曰死於農郊以瞻球隸墮墻壘德令使山澤之

民得至焉實阪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假以發倉原以救貧窮補不足恤練寡存孤獨出德號德令之省

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興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藝朝服乘法駕運華旗鳴玉鸞鸞鸞在

和游于六藝之園馳驚乎仁義之塗覽春秋之林射狸首兼賜兼賜天子以賜天子以賜天子以賜天子以賜天子以賜

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蔚然興道而遠義

此然謂故然刑錯而不

用德隆於三皇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天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

猶抗五費府庫之財而無德辱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志國家之政貪雄美之獲則仁者不誅也從此

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園居九百美草木不得整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

而樂為來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美二子慨然改容起若自失又村小反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

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秦天子以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中行取曰暮夜郎中皆西南夷發巴蜀吏

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與法謀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唐蒙等因諭

告巴蜀氏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慶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與兵出師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雙之長常效貢賦不敢怠惰延頸舉踵鳴呼皆

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望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謀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徑省之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以發軍之法

驚懼子弟憂慮長老顛又復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鄙之士聞邊警燧燭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以唯恐居後觸白刃血流矢議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怨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患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中分已白或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望草而不諱

也望與望同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謀身死無名議為至惡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

也古野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謀身死無名議為至惡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

發不亦宜乎陛下忠使者所司之若彼

宋初曰所司

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

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疇重頽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轄谷

山澤之民不徧聞撤到坐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

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印作之君長印今為印都屬作今閩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史比南夷上聞相如相

如曰印作舟楫者今閩州首領姓近蜀道易通異時當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試復通為置縣愈於

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子壹充國呂越人肥四來之傳因已蜀吏帶

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龍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園門下獻

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乃厚分與其女財與蜀相如使略定西南

夷印作舟楫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沫音南至牂柯為徵以本石水為界

通靈山道橋孫水於孫水上以通印作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

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揚蜀又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詰難也風且固宣其

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蓋赫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咸武紛云港恩汪滅汪滅漢也且固宣其

露瀉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攘也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再從驪定祚存印略

斯榆舉苞蒲結軌運糧東鄉將報報也至于蜀都者老大夫搆紳先生之使儼然進焉辭舉進曰蓋聞天

子之於夷狄也其慕羈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毋

傳萬民不睦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克奉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印作西夷

之與中國並也愚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不強者不以力料意者殆不可乎今劉齊民以附夷狄

之與中國並也愚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不強者不以力料意者殆不可乎今劉齊民以附夷狄

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也也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記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洪原也也也決江疏河東歸之海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也也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握籥也也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也也也必將崇論宏議也也也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騁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遠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樞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故設其上也也也曰此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事幼孤為叔虐條累號泣也也也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易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臨天為之流涕也也也况天上聖又烏龍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勳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德計故乃關津若也也也徵稱柯鏤壘山梁孫原也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跋扈不閉智臭聞昧也也也得權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也也也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衆世之隕身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終於佚樂者也也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也也也而也也也觀者未親指聽者未聞者猶焦朋已翔于虜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美諸大夫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周原也也也從也也也自抑也也也遠延而辭避其後人有言相如

使時受命失官居歲餘復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未嘗肯與國家事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罔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

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過逸

材之獸車頃曰駭不存之地有文曰不存謂言不處下文云紀虜車之清塵馬之不及還棘人不暇

施巧雖有鳥獲蓬蒙之技不得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較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

金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槩之虞原胡車之病心也

鈞心或出則致波隨以傷人歷鈺月反况乎涉學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衆

之重不以為安樂出為有一危之塗以為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故鄙語曰家累千金坐不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文臣願陛下留

意幸察上善之 遷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為孝文園令 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

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其而奏之既奏天子大說觀觀有凌雲

氣游天地之間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從從悉取其書使所忠使者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

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為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生民歷選列辟以

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馳述者風聲紛輪咸製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踵夏崇茲議略可道者七十

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曠逆失而能存行順善者無不昌大軒轅之前遊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

六經載籍之傳雖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罔斯以誤君其或於竟臣其贊於后履后履創業

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鄧隆大行越成即至也音成而後陵遠衰微千載亡替豈不善

始善終哉無替也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遵教於後故軌述夷易易道也漢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者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極祿而崇冠乎二后式按厥所元終都攸幸

始也言度其所終也未有九殊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洵滿曼美洵音與旁魄四塞雲布霏散上暢九域下沂八旋暢道也地宜也言上達於九五之大德懷生之

類沾濡浸潤揚氣橫流武節收邁迺游原迴閣冰末言恩德比之於水道者首慈籌沒闡昧昭晰

昆蟲閭惻閭音四首面內然後國驅虞之珍解微廉虎之怪獸仲為曰駱虞可攸於國中導一蓋六德於

庖導得也一蓋六德謂是未攘雙貉共抵之獸白解而自共一本固以為性獲國餘放龜于岐

池治之中至得拾翠黃象龍於洛翠黃象也龍翠鳥身黃帝乘之而仙又言拾翠翠黃象無龍於

非列鬼神接靈園爾於閣館時長後女子龍與鬼神交接曰奇物諸說傲黨窮變飲符瑞珠猶以

為壽不敢道封禪蓋周雖魚隔杭休之以燎也燎音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

也立山也言周以白魚為道撰之道何其美與撰音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

瑞登泰山封禪不亦然乎道撰之道何其美與撰音也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愿乎

群生義征不誅也諸夏樂貢百寶執誓德年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洽符瑞眾要期應祐至不特創見

不獨和創而見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抗以况祭上帝垂恩儲社將以慶成陛下

嘆讓而不發也味古繫三神之歡反也缺王道之儀群臣愚馬或謂且天為寶閣示珍符固不可替若

然辭之是泰山府記而梁甫同哉也亦各並時而榮成濟厥世而虛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

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而替而脩禮地祇謁啟天神初功中獄以章

至專竹威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收也願陛下全之而

千載反 猶象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統因象正大時列人事敘述大義一統將襲舊六為七
六經如一 摠之無窮俾為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蓋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
為七也 此兩天 宜命掌故志秦其儀而覽焉掌故太常官於美夫子沛然改容曰沛者夫俞子朕其試哉乃思思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靈謂所以承功德相如他所著不米米其尤著公卿
者云後上拾余后土

互註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見世魏為傳麗剛行之辭沒其風論之義見魏辭莫麗於相如見魏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義顯而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庶小雅譏小己之

得失小己者指年少之人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

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風諫曰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動百而風一猶駉郵衛之聲曲終而奏惟不已哉

叙傳文斲用寡子虛為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風清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公孫弘傳事武帝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移病元元五
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吳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鯢龜龍游於洛河洛
出圖書父不妻子兄不弑弟父發渠搜而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咳息政行有足而行者味
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丈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務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數聞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

無業凡物鬼變化天命之行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智焉其志意正議詳者于為朕將

親覽焉弘好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賞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宋

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

信而已矣是故固能任官則分職治治分秩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歛省不奪民時不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遠上罰當罪則奸邪止

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

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難和不違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士丘

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

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此類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德也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大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與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大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

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美進退有度尊卑

有分謂之禮禮生殺之柄適重塞之室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

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施設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彙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早則桀之餘烈也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大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

之紀臣愚慙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奉弘弟唐下策奉天子推弘對為第一名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武帝時更名青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

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異治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為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今倦而不聽

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氏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愛三年

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奉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

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為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

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貴得駕服唯人之從臣聞稼田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

惡蓋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愛臣弘尚竊遵之上異其言 每朝會議聞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 弘奏事

有所不可不肯及綱常與汲黯請間求立陳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

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甞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

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

之 弘為人談笑多聞設大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塞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罷時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

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蒼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奉秩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備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

齊有三歸三姓女也婦人皆曰曰此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得於君要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

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 弘子度嗣後有罪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蕭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為俗者是與內富厚而外為說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秉德重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見胡充反濟閣內侯

互註自海濱而登宰相見外

以春秋之義絕臣下取漢相

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

蓋於俗稱務於功利矣見食

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

希世用事仲舒以私為從使仲舒

困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見

居官可紀皆儒者過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

史事見傳

卜式傳 卜式帝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別居獨取畜羊百餘田定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

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意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見 時漢方事匈奴式工書願輸家財半

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任官不願也使者曰苟子何欲見 式曰天子

誅凶奴惠以為賢者宜死節有時者宜輸之如此而凶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澤郡等降縣官費農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印

給縣官印牛無以贖贖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議式姓名乃

賜式外繇四百人在錄及之外得 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貴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式終棄

者乃名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第十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風音 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

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屣而牧羊羊情也南方謂之 歲終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

字本作為並舉也

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賄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散群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縱民令饋
氏便之遂成奉令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相 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魏臣死群臣宜盡死節其驚
下者宜出財以佐軍臣願與子男_期及臨_期當習弩傳習_期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曰朕
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未有奮發直道者齊相雅行躬耕謹牧畜番不為利惑日
者北邊有興_期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羊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
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
便鹽鐵而私有所罷上由是不說式

致堂胡氏曰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至為公卿而耻於入貨故易
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與誅凶奴且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授為齊相又願與習身者齊數高越
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拜御史大夫是賄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
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專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
重私羊布世選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
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實於外者疾入
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賣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賤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五註是時臺官皆爭進財惟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 上令百官求雨式曰今私羊令吏坐市列

取利私羊天乃雨_{見食}
兒寬傳_{事武帝}

兒寬十來人也治尚書歐陽生以郡國選請博士受業孔安國實無資用嘗為弟子都奉奉氏向反為

也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六百石寬為人

溫良有廉和自將將術也以善屬文然懦於武懦乃使反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盡用文

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著曹除為從史但只通官也之北地視舊數年足任也

在北地北遷至府上畜養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據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據史因使寬為奉

成請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據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國聞之久矣湯由是御學御學以寬為奉職據以古法義

夫夫連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釐刑罰理獄訟年體下士務在於侍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

名譽吏大夫信愛之寬奏奏問六輔渠於郡國渠上以高年史問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或問狄與

氏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氏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效古巡行封禪之事世及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

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對曰陛下躬登聖德

統攝群元稱書作辨與稱宗祀天地為禮百神精神所解微兆心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

父昭性考瑞帝王之風節也然尊為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法於天地神祇祇問也祇或稱專

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使群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

之基上然之乃自創儀采儒術以文為觀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

改屬之

之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相立明堂黜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

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

則注也

天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太元本瑞也白時實屬之屬登

告岱宗發社闈門以候景至祭玄冥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

太初元年甲子

子朔旦冬至肅雩水享光輝充塞天文祭然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鶴再拜上千萬歲壽

後司馬違著言應紀壞廢漢興秦改正朔宜可制上

乃詔寬與違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 初梁相楮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

徵楮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楮大笑及至與寬謀封禪於上南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焉之易大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弘等皆有鴻之羽後連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父安父安又時所無充實而四夷來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

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辭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後於蜀激弘羊擢於賈豎街青奮

於奴僕日碑出於降屠斯亦董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傳說買成也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馬行則石建石廣噴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一說指考之言可清說不可考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應敵則唐都

洛下閭暢律則李延年運籌則皋弘羊奉使則張敖蘇武將軍則衛青霍去病愛遠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遠文後世莫及考重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莖招選茂異而前望

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別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

丙吉子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召信臣也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皆有功述是於世譽其名臣亦其次也次於次

看春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復之尤厚其遺請諸公雖不避寒暑是以湯雖吏深意不

專乎然得此聲譽而深利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衛山江都反後

皆窮根本廢助伍赦工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心之臣乃交私請後如此

不詳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是為尊任速御史大夫會澤郭壽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印中又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龍

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鉅豪種梓粟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則日天

子忠言文曰日丞相叔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駭動縣官所與未離其利其吏並侵漁

言文曰許少漢反步逐為也於是痛絕以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群臣議前於上博士狄山曰和親使上問其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故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采

東宮問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

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

江都以深文痛誅諸侯剝殘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郡聞山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通運山乘郵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懼湯容田甲雖貴人有賢操則反始湯為小吏無錢通

及為大夫而甲所膏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雲與湯有隙湯有

所愛史參錫居知湯不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在事湯名上變者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錫居

為之上問飛變事從路安起曰飛湯陽驛曰此殆文故人怨之錫居病卧聞是湯自往視病為錫居屢足

羊

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詢錢官事湯嘗持趙王趙王求為陰事湯居常業趙王趙王怒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湯居有病湯至為厚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湯居病死事連其弟繁導詳見前湯亦治以因導言見湯居弟欲除為之而陽不省湯居弟不知而怒湯使人上書告湯與湯居謀共變李文字事下城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及奏上以湯回詐面欺使八輩薄責湯湯有主簿一貫也文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贏賦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上惜湯得稍進其子安世

五註張湯不能獲先帝功業安國富民何空取高皇帝約案給史之為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釣非深文巧詆陷人於網以自為功詳見前以峻文決理為廷尉詳見前湯為廷尉是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兒寬以儒生在其間使寬為奏非俗吏所及湯由是卿學詳見前起文墨小吏位致三公詳見前

張安世傳

安世子子孫少以父任為即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書止書三篋詰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詳見前其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投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賜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為行光親重之白用為右將軍以自副馬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忘十有三年其封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先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襲霍光大臣下詔曰天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封為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廷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光薨後魏相上封書曰聖王褒有德以懷

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廢是以朝廷尊榮天下割風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上亦欲用之安世間指懼不敢當請聞求免冠頓首曰君臣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不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詔令乃驚使使之丞相前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議也曰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景遠景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取事而士無所進諫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遂推勢如此魏代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初安世尤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泰遠廢所以視泰附循恩甚焉及壯大習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及帝即位而賀已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上封為陽都侯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秩詔都內別城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職官也安世以選官百不存也安世尋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嘗有手反作事內治產業積織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一悉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抑衡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侯印成音薄朕忘故非所望焉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補大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竟諷曰敬侯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途將軍范明友擊禹桓遠謁大將軍光

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盡地成畫無所忘失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贊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漢氏興矣及禹謀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

互註論定策功比於陳平

杜延年傳甘露三年圖形麒麟閣

見後漢書霍光傳持橐筆事武帝數十年

趙光傳

贊曰漢興以來後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家皆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編而不溢賢之陰德亦有功云

叙傳張湯遂遠用事任職楯茲一人日旰食既成寵祿亦罷咎患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

杜周傳子延年

杜周南陽杜行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屬之張湯為廷尉史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行反于周少言重過而內深次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效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撻者撻者撻也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徐待問而微見其寬狀容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三尺法以書法律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十石條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郎吏大府舉之廷尉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苦定之 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刺深上為盡力無私遠御史大夫 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厚厚云

杜延年傳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史材有餘德軍司空中司各二人上官樂

父子無恙主燕王謀為逆亂延年以聞樂等伏辜延年封為延年侯延年本霍光吏有發大奸有忠節由

是職戰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

慈光納其言蒙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延年發之 昭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光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

宣帝恭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宣帝即位復嘗大

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詔有司定論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

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詡功比穎陰侯灌嬰大僕仕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

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捐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人安和久典朝政上任信

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嘗賜賂遺嘗數十萬 光亮後子禹與宗族謀反上以延年霍

氏傷人坐死官後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

通選用良吏捕係豪強郡中清靜仲也曰係當作察字之係居歲餘上使諺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

守治甚有名 五年中徵入為御史大夫是時四夷和海上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

賜安車駟馬罷就第薨諡敬侯 子綰嗣綰弟六五人至大官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綰為大守治

月封其獄日常去酒省食事屬時共有恩

五註明於法度晚國家故事治有能名見所

杜欽傳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富杜子夏以相別衣冠之士欽惡以疾見詆詆訾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古通用字由是京師更謂欽

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自勵鳳深知欽能奉

諸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間無事附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

誠皇太后詔米良家女欽因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禮記一三五九九九之註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厥

女德不厥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史記四伏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

十容貌衰而以前之容傳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今聖主當於春秋未有適嗣將

軍輔政宜因始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賢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鳳

白主太廟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欲復重言禮記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

志忠不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

古則典則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操易之則民心惑平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

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參定非天下之所望也鳳不能自立法度

雖事尚已欽乞骸骨去 後有日食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罷直言士合陽侯柔放舉欽欽上對曰

是謂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

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

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切關東諸侯無攝大之圖三垂變

慶無逆理之萌三垂謂始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

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委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曰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
見於上龍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遺雖雖之戒飭已正事在百年之壽殿

道復與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身有不思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受感為之退舍使感守心大火消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

感何推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董
道親二宮之憂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免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

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曰從耳目近諛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謀忠良
賢俊夫在累穴大臣怨於不已以用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供

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思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致愚懇言不足采 其夏上盡召直言之
士諸白虎殿對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美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以用

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者信地道者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
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

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滋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考無終始而患不及
者來之有也考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卿黨考功能於官職遠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

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仲為曰當去遠近觀其所主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
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奢之奢未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

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小臣不敢廢道而未從違忠而徇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
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離弱之路不廣而傾危之心興矣如此則匹攝

與事盡願勿復用前事相侵丞相史搜得書奏兼請不赦坐免就國其春方進亮業上書言方進本與
長深結厚更相稱薦為長宿大惡獨得不坐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辟音神報匪賊也此即
皆字且也一說既刑罰無平在方進之輩端方進素與師相善業丹行能無異皆但以附從方進迥
五解反此性解瓦既刑罰無平在方進之輩端方進素與師相善業丹行能無異皆但以附從方進迥
獲專官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英俊子託公報私無所畏懼欲以熏轡天下夫下莫不望風而
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吞貳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
死時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賜唯陛下深思從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曰王
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數子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因無其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史皆權臣之黨弱宣
有不養母之名張禹森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諸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嘗孤獨
特立莫可撐杖推臣易世意若操湯宜垂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
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填竹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
孝道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哀帝崩王莽秉政業憂恐發病死實為成帝林
後世公主

互誣言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詳見前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聽史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通言其子德器各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二人言至于建武杜氏爵通猶絕迹其福祿元功儒林之後莫龍及也自謂唐杜
苗裔豈其然乎在周為及致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夏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闕難之見
微非夫浮華傳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既也音既一說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義可不畏
哉

叙得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飲用材謀有異厥倫

張壽傳事武帝

張壽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凶奴降者言山奴破月氏王。月氏西域胡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凶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凶奴中。史云工通蕃能使者，壽為郎，即應蕃使，月氏與堂邑奴甘父。仲馮曰：甘父，直是此人，名號即非。謂堂邑氏之叔，名甘父也。按胡人俱出隴西，徑凶奴，凶奴多以叔為堂，又後言堂邑父，蓋如其人自氏堂邑名也。甘父也。壽得之，留養十餘歲，子更有子然。壽持漢節，不失蕃國，與其屬亡，卿月氏。卿月氏，西至大宛，大宛開漢之使。財欲通，不得見壽，喜問欲何之。壽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凶奴所閉，道脫，唯王使人道達我，曰：請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死以為然，遣壽為發驛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而大夏而君之，又自以遠，遠漢。下遠于殊無報胡之心。壽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凡持水者，執要與領，言不得月氏要領，則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故以為命要一遠反。留歲餘，還復為凶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壽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壽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壽為人，體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壽身所至者，大死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曰：臣在大夏時，見坤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賈人徃市之，身帶圖。蜀布，一名大夏布，圖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民衆象以戰其國，臨大水，馬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死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且願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與種可以略，遣該利，馳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康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咸德福於四海。天子欣欣以為言，為然。通今，圖蜀，號為發，問僕，數道並出，終莫得通。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反，壽言可以通大夏，通復事西南夷，為以杖，射從大將軍擊山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通封壽為特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壽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山奴，後期，當斬，壽為庶人。後二年，漢擊大單于於塞北，天子數問壽大夏之屬，壽既失侯，因曰：臣居山奴中間，為孫王號。

昆夷叛父怒西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夷略其衆因留居兵稍種今單于斯困於漢而昆夷又禽漢物
試以此時厚賂烏孫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
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壽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為數齋金幣帛直數千
鉅為多稱節副使道可使道之旁國焉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遂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
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壽道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為送拜為大行既
餘壽卒後歲餘其所道副使通大夏之屬者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壽鑿空言此
其見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為尊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
以下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死汗血馬蓋壯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
馬而漢始築令居以西今音寒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漢率一載中使
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諸吏置犍柯
越嶺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通大夏逆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越山以上復閉昆明為昆明為所
致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自塞關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遣之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效其使皆私鑿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漢使之絕奇意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空道即攻越漢使正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
之使者誓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騎易擊於是天子遣使使候破奴越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
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屠樓蘭正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
馬印及蘇新酥人獻於漢馬印和漢水之聖蹟與匈奴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米來

封深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通志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敕
財幣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馬大角亦出奇獸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
備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而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志未可誦以禮焉廉而使也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款於天子從才用反進款者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區不肯示漢使天子既
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
遠漢使數百人為羣來當之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車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遠不肯予漢使漢使怒
妄言殺金馬而去進款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使去令其東邊郗成王遠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
子大怒乃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

李廣利傳 事武帝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
以從軍至郗成士財有數千封與皆飢罷罷攻郗成城郗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
郗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燁燁士不過什一二二十人之中得遣使使上書願且罷兵
蓋發而後往天子大怒使使速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固留屯燁燁其夏漢亡沒野之兵二萬
於山奴奴後封侯及公卿謀者皆願罷軍專力攻胡天子素出兵謀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太夏之
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焉孫輪善馬者漢使金馬也為外國買乃按言伐宛尤不使者鄧光等殺
國使杆寇盜發悉少年及邊騎餘而出燁燁六萬人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發天下七科
適州時曰此於美行至宛圍其城宛貴人謀曰王母寡說王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
解卸本乃力戰而死卒晚也宛貴人言以為然共殺王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

志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羣我居內原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討之何從軍吏皆以為然許定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下食者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陳恭為宛王陳者本不之末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或帥將軍之東故軍諸所遇小園闌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固為賢馬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乃下詔曰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獲至有唐珍味之物畢陳於闕且封廣利為海西侯

司馬溫公曰武帝欲侯龍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侯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欵徽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受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

五注指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一千匹見陳

贊曰為本紀山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寓河原惡賄所謂昆侖者乎石曰導河積石見河原出於積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為本紀山經所有款我故過過不可信也

叙傳傳望校節收功十夏貳師乘賊身嘗胡社稷者血致死為福身生作無色食也康為死時

丁亥年... 卷之四

四

東萊先生西漢評詁卷之十六

司馬遷傳 事武帝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與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封為程伯休甫子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周惠襄
王司馬氏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鉅論鉅論之論也蒯贖其
後也蒯贖其後也五姓五姓反在秦者錯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孫昌靳孫昌
祈為秦王鐵官昌生毋惺毋惺母惺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美高門在夏陽喜生談談為太史公無太史公
公談為太史公耳耳遷其父故謂之為公公律馬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在諸侯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嚴道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所云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愛易於揚何習道論於黃子黃子景帝時人與陳同學論上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問慈學者不違其意而師詩
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天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耳當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謹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雖盡發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
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備然其擇本節用不可廢也法者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其名名家者然其正名正名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滯
足萬物滯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撮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
晉臣儀至於大道之要和去復去復不可不可使使心心不不來來是是去去是是也也不見不見照照聰聰明明釋釋此此而而任任術術大大神神太太用用則則竭竭形形太太勞勞則
缺缺神神形形委委衰衰欲欲與與天天地地長長久久非非所所聞聞也也天天陰陰陽陽四四時時八八位位十十二二度度二二十十四四節節各各有有教教令令曰曰順順之之者者昌昌逆逆之

者士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

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

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堯

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斷屋也曰說文及以字度也飯土簋香飯所

飲土刑飲又說文刑梁之食也糲菽之食糲菽也菽菴之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

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

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者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

越分也則凡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縱橫魏公使人不得反其意刺決於名利與事同時失人情故

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辯

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無常形故能克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

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固者君之調也群臣並至

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空也款言不能其迥不生賢不肖自分

白黑過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迥合大道混冥冥无權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雖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觀掌太官不治民有子曰蓬生龍

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讀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觀九疑會稽山名也此會稽侯

弟聖紀

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署印孫昆明非才選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
公留滯周南自賦不得與從事與許發憤且卒而子遠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遠手而泣曰子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前世當顯功名庶及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母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
召之風達太玉王季思慮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煎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
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遠備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
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納史記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
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祀以元新改立明堂諸神及郡守史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
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繼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雖古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仲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
大夫壺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既諸侯討大夫以遠
玉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非善善惡惡賢賢賢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禮禮網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十萬物之散載

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秦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是以彗彗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禮而不見復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禮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死之罪其

皆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心雖善以不知義之空言不敢辯趙盾不知辯而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愛而不敢辯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禁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查遠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唯代余聞之先人曰處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於秋辨說曰為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有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威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墜先人所言墜以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政事望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季陵之禍幽於累繼累道反迺嗚然而嘆曰是予之辜夫身躬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達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帝黃麟道以為述書之端上祀黃帝始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春秋攝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

此曰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與業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之人奈何令刀踞之餘
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積業得侍罪筮殺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捨遺補闕招賢進能願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新將率旗
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故可見
於此矣卿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曰陪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
在閭肆之中曰闕其限也吐乃欲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得奉薄技出
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盜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
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起舍異路未嘗御盃酒接
飲勅之歎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于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
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
地足慰王庭盡餌虎口橫挑強胡曰挑與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
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開千里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曰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囊白刃北首
爭死敵沐古頓子澆面也陵未沒時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音卿見主上慘愴
但博議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賊

彼觀其意且欲得美賞以報漢事已暮奈何其所推敢功亦足以養天下僕懷欲除之而未有路道會各
間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蓋腫臍之辭臍音屈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
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奉券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史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文游莫救
左右親近不為查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隨其家督隨使回反而僕又耳以黨室其人反推也蓋室廣利所居溫酒之座重
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所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剗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蟻何異而世又不
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秦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趨音太上不屑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
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受辱其次受榜受榜其次受榜受榜受辱最下
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屬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奔才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新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未通刑自今交乎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無特音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音十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
約之新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強音且局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及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獄具罪條係諸呂權傾五伯伯音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
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頸專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屋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
不能引決自財財音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著矣曷足怪
乎且人不能自財財音財經墨之外已稍陵矣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胡於大

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喪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義我何處不勉焉僕雖
 怯與彼苟活既反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哉漢書曰沈且夫賊獲婢妾海岱之間焉
 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
 采未表於後也昔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僕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黜脚顧頻忍反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
 六韜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抵反此入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棄空文以自見胡僕竊不
 運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債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
 人言也且賈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戰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
 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穢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
 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為關關之臣嘗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湛日沈沈與時俯仰通其狂
 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趣與僕之私指謬予今雖欲自彫鍊鍊者更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
 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獲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五註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觀劉言厯紀廢壞宜可上乃詔遷與兒寬等共定漢太初

歷代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纂與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顛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傳與又纂其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摭與也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抵牾曰逆亦甚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免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採書皆稱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今既臨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述其所宜上論仲山甫叙以自傷悼小雅卷伯之倫卷伯委官也遷見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傳嗚呼史遷嘗嘗以刑幽而發憤迨思迴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武帝六男一人昭帝

太子據後生

燕刺王旦後生

孝昭帝趙婕妤

廣陵厲王胥李姬

齊懷王閔王夫人

昌邑哀王李夫人

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禰求子少壯字詔史公早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取其唐使通靈後其所好故多以

異端通者

卷之八

司馬溫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王且難親論諛易合此固中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納史良娣弟有太子有妃有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具白皇后發中廡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以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耐太子兵敗亡不得太子出社而不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曰上問上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遂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過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以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仲及竹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衛至尊之命以迫皇太子六反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生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益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臣不勝慷慨憤憤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堂湖名吏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皇孫二人皆並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和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竟上遂擢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惠之臺於湖言已望而思之庶天下聞而悲之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

齊懷王閔傳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園土風俗申戒焉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王者以五色土為之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色土與之宜以白茅歸以立社急燕肅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城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王其戒之閔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傳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董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時董氏壯音熟有虐老謂貴少朕命將率祖征厥罪降旗奔師董氏城張晏曰凶奴從東仲北州以妥悉肅心壯賤者老叱音胡庶人母作怨母作禁德母廢乃備非教士不得從徵士不素習王其戒之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衛上怒下其使獄武帝由是惡旦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久之旦姊蓋主郭邑主為蓋侯妻上官桀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私與旦交通謀共殺光廢帝事發覺桀等皆伏誅王憂德音滿又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實渠渠徒及骨藉藉兮亡居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卿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裡相應故刑建鄢曹灌搗劔推鋒從高帝擊呂除害當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葆音生曰葆音保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嗣見高宗之廟乎旦得書以綬自殺曰刺

廣陵厲王胥傳

廣陵厲王膏賜策曰小子膏受茲赤社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政也要服荒服嗚呼恐爾心祇祇兢兢惠惠順母祠好逸毋適齊人桐音通言惟法惟則王其戒之膏壯大好倡樂遊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宣帝即位膏令女須祝詛事發覺以綬自殺諡曰厲

昌邑哀王傳傳音博

昌邑哀王將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與喪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白皇后廢賀初賀在園特數有怪王惡之問郎中令龔遂遂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讀曰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按度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浹浹反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於何詩之文中竹仲反微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猶言陛下營營青蠅止于藩悒悒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護人象多如是青蠅惡矣惡即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能說遠也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質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仲馮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僮尸數萬太子于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孽臣哉秦始皇帝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丹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微反不一日而無兵自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潰而逆秦秦將更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蕭牆屏風也禍成二世故曰五猶火也不戰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亂，意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故車千秋指明委情，董太子之寬，千秋材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因表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傳引。

叙傳李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質失據，及圖不幸，宣承天序。

嚴助傳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夫子嚴也。或言嚴家子也。亦云夫子。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是

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乘、賈誼、蘇武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兼舉賢良文學之士。學字公孫宏起

徙步數年，至丞相關東，關東賢人與謀議，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

義理之文，大臣數誅，誅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乘、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胡革不根，持

論上頗僻，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

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通，音同。蚡者吳曰史始東越，後書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蚡以為越人相攻，不足煩中國也。自有秦時，秦不屬於中，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

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秦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望？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敢出虎符發兵，郡國地遠，助以節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

法以助乃斬一司馬，始意指使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能。

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

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遣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矜刑罰，博賦教，及舉賢，極孤獨，養耆老，獲遺之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

者懷德天下構然反安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切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期髮至身之民期拮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與積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係諸

同馬靈妻娶服妻一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己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竹篳竹之中竹田曰竹皇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僻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

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隔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直者竹助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塞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賦之奉不輸大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慧輕薄貨約反覆莫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其卒無時得

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持糶糴糶子以糶衣食糶也一云令子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無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復賦今發兵行數千里費衣糧入越地費音興轡而險領音為今竹

同挖舟而入水挖也音也音行數百千里矣以深林蒼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蝮數與音也音時既泄霍亂之病泄也相隨屬也音之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言言民之各以愁苦之氣薄陸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害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聲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身安切為陛下重之重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

難遠城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切關之與中國莫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

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

餘于界中於新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營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遠

城何且越人綿力諱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

土也能壞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較車乘饌者亦餉字不在其中南方者濃近

夏應敵丁仲反暴露水居蠅蛇養生疾痛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

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申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便重

臣臨存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

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贖為潘臣世其責職日陛下以下方寸之印丈二之紐白之填撫方外不勞一

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怒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難免逃入山林險阻

背而去之則復相率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勅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

紡績織雜人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象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離擊越郡都尉姓又使監祿嬰渠通道文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

藪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越出擊之塞兵大破乃登適戍以備之日越當此之

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敢行者不遠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奉為逃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

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

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萌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之類行行在前行故曰類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行在前行故曰類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

九州為家人歎為國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日供租稅之收足以給

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讀曰依馮玉几日馮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響應響應曰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于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

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不足為一日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諭

領通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日風廷令嚴助諭番風指於南越日風

南越王頓首曰天子地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今者大王以

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王之所重

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

印治印讀曰印今閩越王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日擊屯

曾未會兵未天誘其衷閩王頊命報遣使者罷屯母後晨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故遣太子嬰齊

入侍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感震慕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討遠

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

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日擊

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日擊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

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日擊賜書曰詔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虛勞侍從之事懷故上出為郡吏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閩者濶為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日擊好助恐上書謝

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日擊王二十四年與春天王出居于鄭公羊日擊臣事者猶于事父母

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固留侍中有奇異日擊報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千篇後淮

蕭三批

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

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復不可治助竟棄市

是凡要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

互註貴顯漢朝文辭並教理志

朱買臣傳 事武帝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

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

吳女苦日久待我買臣報女功

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

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是時方集朔方公孫宏諫以為

罷職中國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

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耶者齊食存為太守買臣衣故衣僕其印綬步歸郡耶直上計

稽吏方相與舉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耶與共食少見其綬視守耶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耶驚白守

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當園中給食之食積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乞音悉乃見故人與飲食諸常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討音俱擊
 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
 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不為禮為于買臣深怨湯常欲死之後遂害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
 買臣

互註貴顯漢朝文辭並教見叙

吾丘壽王傳事武帝

吾丘壽王字子精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乘五至五詔使從中大夫董

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為侍中中即坐法免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

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糧數年感不熟多盜賊詔賜壽

王黃金百子在朕前之時知略幅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下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即守

皆二千石不置太守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從于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

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奏言十賊賊音自更不敢前引滿曰禁民不得拔弓弩使盜賊有害無利則其

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拔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干戈弓非以相

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疆

侵弱眾暴塞海內抗敵抗五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稱飾

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息而任刑戮墜名城

燬反搜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機租筭捉相搏擊搜音田器音受筭犯法濫眾盜賊不勝至於結

衣塞路產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宇內日化方外鄉風日翫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切以為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誦服焉 及汾陰得寶鼎帝嘉之薦先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湯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興漢也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金十斤後坐事誅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西漢詳節卷之十七

主父偃傳 事武帝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從橫說在藝文志晚遇學易春秋百家之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假貸無所得贖贖反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請侯莫定遊者 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費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關下朝奏集召大

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惑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周禮運師振春蒐秋獮先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也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靡者甘心匈奴非辨計也秦皇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國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疢不足於種餉餉亦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菴得也得也今陛下威德攻匈奴臣切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積粟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覆者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侵與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及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僊安樂皆為郎中僊上疏言事連

謂者郎中令熾中三遷 假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割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

里綬則駭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從子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數十而適嗣代立通謂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傑兼井之家亂眾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荀悅漢紀後

之賦也一日遊被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被世有三遊德

絕立於天下以惡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而合時好違害類立虛譽以為權要者謂之遊行此三者

之所由生也實不德其聲者謂之虛情不獲其說者謂之偽譽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者非其類者謂之

不得行則風俗定而大化或矣 尊立衛皇后及登燕王定國陰事僖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

金或說僖曰大積積胡僖曰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違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找阮日久

矣丈夫生不五鼎食五鼎食并羊豕死則五鼎烹謂殺 吾自暮故倒行逆施之 僖感言朔方地肥饒外阻

河濠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

時嘗擊平萬里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木買臣難誣弘遂置朔方本僖計也 元朔中僖言齊王內

有淫失之行失諸上拜僖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數所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

食衣於既反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僖之門乃使人以王與

姊好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僖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僖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其王令自

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后國除為郡入漢僖本首惡非誅僖無以謝天下乃遂誅僖僖方

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乃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王恐為患使人告僖受諸侯

多以得封者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後本系郡字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棘也矜也把也巨也反倫裡大呼呼也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謂百唱而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承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遽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要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日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排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憂乎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不難俾而康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厲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遠澤為數世隆南面背辰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傳

嚴安臨苗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其質者所以云教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
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
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顯示之使其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
侈而無節則不可聽民離本而徵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指紳者不憚為詐帶鈎者殺人以矯奪而世不
知愧故奸軌浸長夫佳麗瑣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非所以範民之
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遵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
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
六畜遂寧民不夫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謂伯者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凌弱眾寡由常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
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擊介冑生殘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廢食天下并吞戰國稱
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遂明天子人人
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減賦歛省無役責仁義賤權利上為厚下使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為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詭譎者眾日聞其善愈廣心
邊威感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河北飛留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眾
攻越使監孫擊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逃遁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乃使尉佗將卒以
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輸轉苦
不聊生自縊於道槨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遂再舉趙項法豎吳田儂舉

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數然本皆非公侯之援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於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長行至於伯王時教使然也秦昔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荒略燕魏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界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何吹之響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擊而不解擊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燔而拉弦轉輪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幾已列城數十形東壤削帶種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景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責也甲兵器械非特穀於之用也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欽軍傳

欽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其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詔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威德之所隆也南越寶犀陸軍與魚鮮正朔不及其俗百司臨境而東越內附閩王伏喜南越賴救北胡隨高為居日精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東鏡單于舟車乘騎抗旌昆邪右社門反是澤南洽而感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違遂設官誨賢懸賞待勳能者進以保祿覈者退而勞力日刑於子內參履聚養而不事建三宮之文頓棄廢職之

所宜明堂碑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惠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燔於

郊宮燔祭天也歡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登地也普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

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

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苴音祖又發嘉統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鷟退飛逆也白

魚登舟順也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

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龍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編音日解斯拱而族之耳對奏上其異之由是

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仲馮曰軍此對前可疑按漢麟

上對已大塊又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三一數乃云三元元符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

年追述三元也內軍此云宜因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中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

偃使行風俗更反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並鐵運奉事街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且義有詔下軍

問狀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

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

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

誅也偃窮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語有詔示御史大

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繡繡帛也善關出入皆以傳傳繡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為復傳還仲馮曰還字宜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繡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行下建

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繡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說音悅當發使

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
 駟反下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
 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抗音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
 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
 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說讀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鎮撫
 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絞董

王褒傳宣帝朝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倫華化反龍柳襄等待詔
 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加應上頗作歌詩遂興協律之事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
 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沅鄉侯何武為
 僮子選在歌中祝音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
 事吾何足以當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襄有軼材軼與上乃徵襄既至詔襄為聖
 主得賢臣頌其意襄對曰夫荷旃被冕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茲恭稔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
 僻在四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才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累力不足以塞
 厚望應明指雖然不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私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顏曰王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之始公即位者一在平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起與器用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矻矻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模清水焯其
 銑矻矻越砥歛其銛五各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昔記畫塗顏曰昔也也記記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口
 牙梅記灑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女

第陸七

此則使離棄督統公輸則其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濶者工用相得也謂胡唐人之御駕馬亦傷吻
 敝策而不進於行旬喘虜汗人極馬倦及至駕臨御膳來自東食證反駕則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
 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應塊塊口追齊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夏之熱熯於六鬻貂狐之煖者熯乃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修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於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必
 建仁策素人求士必樹伯迹伯謂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園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任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帶雲子
 飯牛雖此思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
 與潔而升本朝漢先離疏釋跼而享膏梁漢居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蟬蛭秋噓蟬蝻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乎主聖俊人將自至考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明
 在朝穆穆在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離伯牙操遞音鍾逢門子音烏號音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竝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矍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邇百獻萬祥
 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鞠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之望得遺香音然之香音然然無為之場休機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水萬年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响
 嗷呼吸如倫松音呼於反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靈也是時上願好神

仙故哀對及之 上令襄與張子倫等並行詔數從襄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讓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喜許
 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處說耳目與與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風諭鳥獸草
 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為諫大夫 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忽然忘不樂詔使襄等皆
 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讀誦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太子喜襄所為甘泉及洞簫頌許後
 當貴人左右皆讀誦之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襄往祀焉毀於道病死上聞
 惜之

互註文章冠天下

賈捐之傳 元帝朝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
 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其民暴惡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數五年罷
 儋耳郡并屬珠崖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
 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謂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胡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與不與者不
 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
 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遠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地南不過
 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早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乎定

天下至孝文帝聞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竊欲在前屬車在後疑之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路費
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邊游之樂絕奇麗之詔塞鄴衛之倡徽矣夫後宮
戚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諫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帝元狩六年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雷頤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富民
以擯服之仲馮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得出征矣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按音北北御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冠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歿死於前子聞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
母嘗啼飲泣巷哭遙設靈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宮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與等詐為使者見
皆靡地奉天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
枕屬於道露人情莫親父母莫養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善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情
尚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擄行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哀則先畔動為國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駭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算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與蠻同也
露露為蠱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有非獨珠厓有珠犀璆瑁也瑁音代毒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感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為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
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求之往古
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泚

問東為曼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閩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
議是上乃從之下詔曰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疆珠厓由是罷 捐之數召見言多

納用特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
善捐之廷得竟謂與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作簡字。通鑑考異云。京兆尹可立得與曰縣官嘗

言與蘭大夫蘭與愈同音德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
曰君房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尹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與曰

顯顯貴上信用之音也。今欲道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薦顯奏曰為見石顯本
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又共

為薦顯奏曰為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與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
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牧鄉鄉謂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

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直方且世用之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
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知白之上

迺下與顯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風謂更相薦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請論如法捐之竟坐
棄市與滅死一等光鉗為城旦成帝時至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美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懼

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謂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
鼎烹而得後履賣出入禁門招獲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叙傳六世既耽六世謂武帝既耽其欲激激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懼淮南數子之德不忠
其身善謀於國淮南王安謀武

東方朔 武帝朝

東方朔字曼倩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厭一考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以千數街州縣之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首于冬日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陣之具征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度日無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避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

詔公車奉棹扶用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驢侏儒曰侏儒短人也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

固不及人騁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蓋也今欲盡殺若

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闕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

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

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覆數所具反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乃別着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蜥見反臣嘗受易

曰守宮即人家屋室中蟻無獨處者是也此復使連射它物連中仲反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

窮舍人所問朔應辭輒對變詐錄出其龍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即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

宮肉大官曰晏不來胡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妻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於是使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鑿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嶺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郭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靜怒怒讀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靡讀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令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益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廐墮肥饒漢與去三河之地止霸廐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栝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印牛反又有杭稻梁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菴芋水多蠃魚貪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鵠之間號為主膏其質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虛讀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興讀父曰不字當作事是謂也言中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殿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兼王愚臣忘生觸死逆威意犯隆指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秦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陸慮公主子昭平君昭音尚帝女夷安公主陸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訂之陸慮主卒昭平君曰昭平君被立傳獄繫內官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及入贖陸下許之上

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第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養哀不能自止
左右盡悲胡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陛下行之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
甚臣胡春陽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 時召讓胡曰師古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
先生上壽時乎胡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極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
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胡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齊太
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號曰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上為齊太主置酒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
時朔陞殿下辟戟而前曰辟及董偃有新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胡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
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當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發於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師古曰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
道經淫辟之路師古曰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齊太主曰劉河說春秋城南方淫氣所生以應為淫
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胡曰不可夫室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
政不得入馬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賜胡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
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時天下侈靡趨末趨始百姓多離農畝上從谷間胡胡曰化民豈有
道乎胡曰堯舜禹易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十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
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絺徒足履革舄以韋帶劍完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縵無文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
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璫瑠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黃璫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靈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

也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朔雖詆笑

反音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

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常為即在左右詆觸而

已明竹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

枚蕩頗復詆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

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誦詩書百家之

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失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

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曰是故非子之不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

時周室大敗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穢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

處尊位澤及後世今則不然聖帝流德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臂不肯何

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軍之則為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

竭精諫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宋和曰募常作募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不務修身乎哉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

說用於文武得信厥說昭曠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慢曰天不為人

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寬

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改容禮居反指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翩翩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委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維仰而泣下文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緣絲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達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單宮館壞苑園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閭內藏賑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國空虛風氣采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政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胡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稭屏風殿上相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胡書具是矣世所傳他書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胡時者皆曰胡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胡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幾如也然胡名過實者以其詠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以隳非美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谷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胡之詆諧達占射符其事浮淺行

於家庶童兒收堅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凡

寂傳東方曉辭詔詣倡優誠音譏苑犴儻正諫舉郵與尤懷肉汗殿弛張沉浮胡嘗解入殿中小遺氣

人持詔者皆因對上

東萊先生西漢詳即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西漢詳即卷之十八

公孫賀傳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

由是有寵元光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宮侯後八歲遂伐石慶為丞相封

萬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此類石慶雖以謹得

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

左右見賀悲感哀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初賀封南宮侯後為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生耐金失侯後封萬繹侯

致堂胡氏曰宰相人臣所願為者而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蓋亦少者早而公孫懼禍不

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

通而不能察為木偶呪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殆豈特武帝好殺之過哉春

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駁馬使賀也為相盡忠克

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獨歸責於其君矣

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捕安世以贖

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使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為吾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有司按驗賀父子遂死獄中貞文曰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皇太后皆敗世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

劉屈氂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二年詔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封左丞相為澎侯澎音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桑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曰事籍籍如此何譖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子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太子引兵合戰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後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違便巫祠杜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構祠欲令昌邑王為帝奏請按驗有詔屈氂要斬東市妻子為首華陽街

車千秋傳事武昭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劉歆所言從千秋為高寢郎高廟衛會術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闕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適賢之謂得故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臣恐懼思欲一廣上意尉安眾庶勸上施恩惠緩刑罰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拜霍光金日磾桑弘羊及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通音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護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應數德賞丞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指鐵之議起為千秋為相十二年薨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千秋在社羊自以為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恩望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新傳 新與秋同 事武昭

王新濟南人也為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新新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生殺之柄感震郡國今復斬一斬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贖土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實不誅因與新相結厚勝之使還薦新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維居屏反武帝嘉之駢車拜新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自新傳國至玄孫胡于成

王莽妻即成女莽篡位實春氏以外戚寵

楊敞傳 歷事三朝

楊敞華陰人也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柏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索謹畏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議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後代王訥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檄即位淫亂光與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唯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許諾宣帝即位月餘敞薨子忠嗣忠弟惲

互註定策之功比於陳平見杜陵傳

楊惲傳事宣帝

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 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出名曰山郎山郎用之所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慶大司農以給財用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諸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有詔皆免為嚴人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閉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會宗書曰惲家方墜履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關政事與將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志已負尸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胡身幽北關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煮羊炮羔斗酒自坊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

鳥烏李斯書云擊擊叩並呼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其音具人生行樂

耳須當黃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仰視古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

細賦賦責逐行一之利此實堅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

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利常恐因

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于今于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

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操知去就之分分合扶問反頃者雖舊土臨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敵又憚兄子安平侯譚謂

憚曰建平杜侯杜廷前以罪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

力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州郡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驪馬糞佐成上書告憚驕

奢不恤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與相應有怨望語免

為庶人時安定太守孫會宗等皆免官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內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

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附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

賢乎然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魏得所子會宗當宣帝時見而免之

致堂胡氏曰楊憚之死以爾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可為盡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

西漢

得以讓之豈有幾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劉基嘗曾與願惜之意當帝於是乎史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寬者于定國也趙孟頫楊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定國常奉憚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曰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之尤者也事雖陳迹于有餘哉然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也

嚴長樂上書告憚罪死則定國考門者憚大逆

蔡義事昭帝

蔡義河南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侍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莫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切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閑之聽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其說之曰讀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代楊敞為相封陽平侯又以定東安宗廟並封加賜金二百斤

致堂胡氏曰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帝時車千秋薨然后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先帝也光素以小心畏謹未嘗有過為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見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良事不敢言如楊敞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子敬蕘之時宣帝初立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義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為是故少憚也故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立有常何其一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行步僂僂

僂即拘字僂力主及曲背也

常兩吏扶交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

宰相不違賢苟用可顯制者光聞之謂左右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之

義為相四歲

義年八十餘封小無幾
眉髯似老嫗行步僂僂

互註定策之功比於灌嬰

見利見

以儒宗居相位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見九

陳萬年傳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大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詔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宿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屬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初萬年聽從
事樂陵
後史高

互註事母孝悌厚備於行止見納

陳咸

陳咸字子惠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
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
謝曰且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謂古萬年乃不復言 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
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顯言顯短顯等恨之白奏
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掠力向
及答也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
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嚴遠
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王食然操持掾史攝千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飲
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彘強執服執請曰勉令
音之步反
行禁止然以此見廢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任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

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賂遺湯手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而官媮和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免以憂死時以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後立有罪故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傳

鄭弘字稚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教條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

互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見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以為此乃所以為安邊竟竟日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朝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丁明辯者駟其辭斷馬行行焉斷牛斤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矯與同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憤與音滿又介然直而不撓撓反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舍時變上權利之畧雖非正法鉅儒宿學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簡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

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說音斗筭之徒何足選哉

叙傳葛繹內寵屈寵王子

公孫賀妻衛皇后姊

千秋時發

公衛太子寬

發言復時

宜春舊士

王新

敬蜀依靈展幾云已弘

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詢孰為不子

楊王孫傳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原父曰凡奉養難得之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地口豈有知哉囊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東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既其真完歸是言之焉用久客祁侯曰善遂贏葬

胡建傳

武帝朝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

原父曰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

丞也故建來討云丞於用法疑若守正何疑之有其時無守正焉耳

薦走卒其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賈區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吾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少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曰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

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謂題案亡以帥先士大夫才失理不公黃帝李法曰李者法字之號主征辟書已定穿衙不踰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馬建疑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傳事元成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便以勇力聞年四十適燮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謂世以是高之元帝時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韋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屬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起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雲素好勇善犯法亡命馬澤白廉正經術通明而嘉獲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柔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肯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齊子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柱竹度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撒撒長角朱雲折其角縣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救擧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書言丞相專恣成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

殺人風潮復與咸討議丞相具發其事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言事者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方之屬官作府使御史掾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訕所辱又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舉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違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年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戮死有餘而竟赦之雖曰年慶忌叩頭切諫亦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遽為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獄死不可復生輔論鬼神不關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諫論並無采納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而保寵祿圖欲不亡得乎慶忌叩頭曰此臣素著在直於世使其言是之不可諫其言非則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故事焉薛宣為丞相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七十餘終於家雲病不呼醫飲藥進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上周於柳為文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傳 事成帝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通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圓聽言不求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

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
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歸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武帝好忠諫說至言說請出爵不得廉茂慶賞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帶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武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

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聞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附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
不敵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問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輩蹈名都大郡求黨

與索隨和宋東與己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居
曰漢氏世實隨和珠玉謂匹夫士者國家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靈廟堂

之議非草莽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戶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
者九九算術若今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持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

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中蘭自擊繆公行伯伯繆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
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懣又吐忠言嘉謀

日聞於上天下條晉國家表裏爛然可觀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俊傑指
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幾居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

石石之履反高祖所以厲世厲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
敲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太阿劍名歐冶所鑄言秦無道附持劍以授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

帝所以避地建瓴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
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公召天王齊桓用其嬖士益於時不
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黑白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
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避戴音鴛也愚者蒙戮則知
士深遠間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故京兆
尹王章責質忠直敢而引廷爭元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
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頁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歌刺后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
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開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概者也往者不
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風陽微金鐵為非此何景也煤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今之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使之驕逆至於毀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無若火始
庸庸小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無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
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
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軾手駟臣不貪
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陞涉赤雉之塗以丹塗泥當戶牖之法坐反反蓋平生之憂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
此臣寤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得人所以自立也聖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

十七史詳節 卷十八

各如其事昔秦滅二周夷六國隴士不顯佚民不舉佚與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
聖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半天下連廟之主流出於尸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
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孔子非以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
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禍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祀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姓為周子
南君至元帝時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
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遷美成
帝時梅福復言且對孔子後以秦湯祀經和元年立二王後推遵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
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是時福居家常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主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云敬傳

云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術
氏外家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事發覺莽殺宇章坐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
當世名儒教授元鳳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堂皆當禁錮不得任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敬時為大司徒
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鳳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薦為中郎諫大
夫莽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願私
親事母及外家南氏皆留中山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猶紅觀楊王孫之志贊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斬武昭於外斬伐好陸軍旅不降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

無老成尚有典刑股監不逮夏后所聞遠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敬之義者於美善為仁由己再入大府
清則濯纓何逮之有

叙傳王孫藏莽建乃斬將雲是許禹福逾刺鳳是謂程捐敵近其衷衷竹反

霍光傳事見昭宣

霍光字子孟去病弟也父中孺中孺仲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
病中孺更卑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壯大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
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仲孺將軍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
後過焉適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宮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戈趙婕妤有男上心
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先任重任音重可屬社稷馮氏上遣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後上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及

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崩昭帝即位年八歲政
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莽何羅謀為逆莽莫時光與金日磾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遺詔封光為博

陸侯光為人沈靜詳審長射七尺三寸射與白晳疏眉目皆先美髭頰頰人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即僕射竊識視之識或誌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明日詔增此卽秩二等眾莫不多光 光與左將軍桀結締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納安女後宮為使侍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封樂侯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椒房皇后居所是與光爭權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上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欲反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聽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閭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主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異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俾矣

通謀令長公主買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振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書言廢太子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言合光意光以書視丞相敞等視音權即為九江太守即日迎昌邑王賀賀既即位行淫亂光憂懣音滿又獨以問所親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適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將軍車騎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頃之太后詔召王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光送至昌邑即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盡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敬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皇太后詔曰可光遺宗正劉德迎曾孫謁廟見為孝宣皇帝明年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緡繒三萬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婿婚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光自後元更持萬機及上即位適歸政上諫讓不受諸事皆光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然容禮下之已甚好胡光東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事十水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喪皆如乘輿制度

致堂胡氏曰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居樞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啟之也昔周王以相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法於是哉

蓋曰宣成侯天子惠光功德下詔曰故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時其

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與音功如蕭相國 宣帝自在民間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聽上始躬親

朝政初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

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審更以禹為大司馬寇冠亡印綬罷其石

將軍屯兵官屬顯及馬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矣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言霍氏泰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

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

突速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

隣人的爛者在上行誦胡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言音不費牛酒

終亡火患公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上言霍

氏而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方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宣

帝始立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及

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振王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司馬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

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

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望備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

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起之哉雖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當其子孫使之食大縣

奉朝議亦足以報威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重實積更加裁奪遂至恐懼以生邪謀豈徒

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根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叔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焦類孝宣亦少恩哉

至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五註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見前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

功如蕭相國並見前專事不知禮見前論定策功過綽侯周勃見前甘露三年圖其形於麒麟

閣見前蕭望之言光見士非周公致白屋之意見前昭帝初即位未任廳政政事一決於光見前

秉政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見前

金日磾傳見前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休許訛反武帝元狩中昆邪休屠謀降漢昆反休屠王後悔昆邪

王殺之並將其眾降漢封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十四五矣

久之武帝得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穿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切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三寸

容貌甚嚴為又肥好上具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還光祿大夫日磾既

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嘗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切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

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

日磾每見重常拜鄉之涕泣音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

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上聞大怒日磾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愎日磾

初林何羅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是時上幸靈光宮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

磾奉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湏臾何羅哀白刃從古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器懼

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擒縛之窮治皆伏辜錄是著忠孝節 日磾自在左右自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敢其爲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封恭何羅功封

日磾為柁侯而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侯印綬一日詔曰敬侯

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

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

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大僕霍氏有事誦并上書去妻上亦哀之獨得不坐

日磾兩子賞及孫則哀矣而弟倫後嗣遂感子安上始貴顯封侯霍元帝時霍無子國陰元始中繼絕世

互註為車騎將軍拜卧内林下受遺詔輔少主見霍光傳

金安上傳

安上字季侯少為侍中惶篤有智宣帝愛之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闈無內霍氏親屬封都成侯子敞

金敞傳

敞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

太后詔留侍成帝為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幸綠車

載送衛尉舍綠車皇孫車也太子有子栗須臾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 涉從父弟欽舉明經平帝即位徵為京兆尹帝年幼選賢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

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封都成侯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閣之間確然秉志顯形於主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

攬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日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財與宗族誅夷哀哉昔靈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羸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叙傳博陸堂堂受遺武皇聖毓孝昭末命導揚命霍光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

樣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稅侯狄孳孳孳太度恭忠信英世載德馳于子孫馳也

欽封都成侯明王莽新誅平帝外家痛氏名明禮少府禮少府伯入就為人後之類欽以內屬平帝南外

亡子園地故恭封欽當奉其後當母而節恭母功顯君同庶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後因恭當

詔恭陳日碑功亡有當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雖即

庭叱欽因勳奉欽詣詔欽自親更封少府沙于滿為都成侯

東萊先生西漢詩節卷之十八